四庫全書

史部

禮部志稿卷八十三

明 俞汝楫 編

宗廟備考

廟祀

薦慢褥

正統十年十二月祭告七廟太皇太后皇考宣宗章皇考曰比者畿内野蠶成繭以絲來獻此誠天地和氣所

致祖宗福佑所臻不敢自用謹用製成幔褥陳於神位伏惟鑒知

量增奉先品物

弘治三年八月南京太監陳祖生等奏請增奉先殿每日供獻品物禮部覆議謂德懿熙仁四廟品物定自太祖高廟品物定自太宗豐儉適宜莫敢增損若謂朝廷盡祀先之禮欲其豐盛雖竭天下之奉亦何所不可致而其中牲口雜羞不過雞鵝糕餅其儉約如此蓋欲以

儉德示聖子神孫俾萬世守之以為家法者今臣下豈敢擅議增減但祖生料數少恐為廚役之累乞量為增給上以為然令間日增鵝一鷄二

建議宗廟推尊

正德十年禮部右侍郎楊廉言臣聞韓愈言宗廟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朱熹言合為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不嚴所以事其親者又壓而不尊以二說觀之大抵謂天子宗廟

之禮一則不可合食於太廟之祭以尊其始祖一則不可四時羣廟之祭以各伸其尊二者當錯綜於其間也陳祥道云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於其廟合祭同享於太廟程頤云歲四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以二說觀之豈不以一於徧祭則太繁一於合祭則未當而欲斟酌於繁簡至當之間乎國家歲暮祫祭固合食於太廟之前殿四孟時祭復合食於太廟之前殿祫祭則以德祖正南向之位而懿祖

以下皆就東西之列時祭則亦以德祖正南向之位而仁祖以下皆就東西之列誠如上四家之說則天子之禮歲暮祫祭為同堂異室之制當合祭於一堂堂如今之太廟前殿是也夏秋冬亦同所不同者無祧主爾每歲孟春犆祭為同堂異室之制者當合祭於一室今之太廟後殿九室是也如此則始祖之祭既致其尊羣廟之祭復申其尊所謂太祖雖有所屈亦有所伸至於復孟春之犆祭仍三時之合享事理最為簡當儀節不至

繁多求之古禮蓋無不合以本廟言之太祖創業開基化家為國太宗貽謀燕翼卜宅遷都祖功宗德百世不祧羣廟之中有此二廟則每歲之祭一伸其尊此理之所不容已者若推其極我太祖受天明命戡亂開基勲業垂乎無窮聲教訖於四海自書傳所載以來求其功高萬世未見有此近年臣下之議亦多謂太祖宜於合祭正南向之位雖與程頤朱熹之論未合而往者議祧懿祖之初固不之取然亦可見於本廟之中孟春

禋祭在太祖尤不可已也伏望下臣此奏俾文武臣僚集議可否後斷自宸衷則陛下奉先思孝之心庶幾得遂矣章下所司知之

增七廟祠官

嘉靖十四年太宗昭穆七廟增設祠官名見尚書夏言於平臺諭令不拘資格嚴加考選至是奏請將太常寺官生盡送本部考選擇可任寺丞者䟽名請命其次協律贊理司樂等官第其等以上上可其奏令擇禮儀嫺

孰聲音洪亮充之

祭按厥明行事儀

嘉靖十四年上召大學士李時尚書夏言同到文華殿議及宗廟祭祀上曰祭以厥明視事為敬其脫履入殿恐古人禮意與今不同宜考議以聞於是言等上言按儀禮凡祭厥明行事晏朝乃闋故祭之日雞人夜嘑旦以詔百官閽人設門燎蹕宮門廟門所以嚴有事也子路為宰與祭厥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曰誰謂由也而

不知禮是厥明行禮實所以致敬也故事四時之享秋孟以中夜三孟以日中蚤宴非時誠宜厥明行事晏成禮也古人席地而坐飲食用籩豆亦席地以設故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入則脫屨出則内屨雖以致潔亦便拜跪若今脫屨上殿意者恐有屨聲嫌於不恪然屨以飾足為禮脫屨雖若致敬而足不為飾亦近於褻請自今宗廟祭祀俱用厥明行事太常寺先時陳設神宮監先是洒掃所司設燎廟庭錦衣衛具儀衛如常皇上

不必脫舄陪祀等官俱用潔淨新履供事庶得合古宜今之道也制可燎罷之

請改獻帝廟祀

隆慶元年禮科左給事中王治上四事其一曰議宗廟之禮以隆聖孝謂先帝追崇獻皇帝大備尊稱誠萬世不刊之制至於入廟稱宗一事在今日猶有當議者葢獻皇雖貴為天子之父實未嘗南面臨天下而今乃與祖宗諸帝並列雖親為武宗之叔父然嘗北面武宗而

令設位於武宗之右揆之古典終爲未合故先帝於獻
皇祔廟之後世廟之享猶不忘設是先帝之心亦自有
不安者臣以爲獻皇祔太廟於萬歲後不免遞遷若專
祀世廟則億萬年不改惟陛下勅廷臣博考詳議務求
至當以妥獻皇之靈以光先帝大孝章下所司

太廟

新茶薦宗廟

吳元年三月丁丑朔宣州貢新茶上命內夫人親煮薦

於宗廟

初立祖廟

吳元年九月太廟成四祖各為廟德祖居中懿祖居東第一廟熙祖居西第一廟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南向每廟中奉神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皆設戟二十四外為都宮正門之南別為齋次五間齋次之西為饌次五間俱北向門之東為神廚五間西向其南為宰牲池一南向

製太廟祭器

洪武元年詔製太廟祭器上曰今之不可為古猶古之不可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籩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廟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盂盞每事皆八朱漆盤盌二百四十及楎椸枕簟箧笥幃幔浴室皆具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

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陛下日覽萬幾不免有勞聖慮上曰汝曹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晏安而忘艱難哉

宗廟時享薦新

洪武元年定宗廟時享之禮翰林學士陶安侍講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按禮古者禴祠烝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為然自漢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

近制合祭於第一廟庶適禮之中無煩凟也上命春特祭餘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正月以韭薺生菜雞子鴨子二月以水芹蔞蒿臺菜子鵝三月以茶筍鯉魚鮆魚四月以櫻桃梅杏鰣魚雉五月以新麥黃瓜桃李來禽嫩雞六月以西瓜甜瓜蓮子冬瓜七月以菱雪梨紅棗蒲萄八月以炎新米藕菱白薑鱖魚九月以小紅豆柹橙蟹鯿魚十月以木瓜柑橘蘆菔兎雁十一月以蕎麥甘蔗天鵝鶿鵚鹿十二月以芥菜

菠菜白魚鯽魚上覽畢謂羣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思也然祭之於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為人子者願為人兄其意謂為兄侍膝下之日早於養之日多也朕於子為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歎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典俾子孫世承之

定太廟配享

洪武元年十二月丁未享太廟以功臣廖永安俞通海

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配享設青布幃
六間於太廟庭中內設配享功臣位籩豆各二實以栗
牛脯葵葅鹿醢簠簋各二實以黍稷稻粱羊豕體各一
遣官分獻其分獻儀皇帝行亞獻禮將畢分獻官各詣
罍洗所盥手洗爵酌酒諸執事官皆酌酒於爵獻官進
詣功臣第一位前上香奠爵諸執事官各進爵於各神
位前讀祝官讀祝訖獻官復位其正祭祝文德祖廟曰
時維孟春禮嚴特享謹以牲醴庶品恭詣德祖之廟以

仲追慕之誠懿祖熙祖仁祖三廟文同配享祝文曰朕以孟春嚴奉廟祀追念忠烈輔成開基爰用牲醴陳於廟庭英靈如生尚其與享

定太廟時享

洪武元年更定太廟時享春以清明夏以端午秋以七月望日冬以冬至

製藏廟冠服

洪武元年十二月製太廟四代帝后冠服成初上詔中

書省臣考古制製太廟四代帝后服事下太常議太常
奏按中庸云設其裳衣註謂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
史記漢高帝陵寢衣冠月出遊高廟說者謂從高帝陵
寢出遊高廟皆前王存日衣冠然事亡如事存禮固可
以義起令太廟四代帝后尊號既上亦宜製爲冠服藏
於廟以象生時所存遇時享則陳之仍各製一襲以焚
上可其奏遂命工部製帝服冕十二旒旒十二珠朱紘
玉簪導兩瑱冠以金飾卷武冠服十二章玄衣六章繪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纁裳六章繡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素紗中單黼領蔽膝從裳色繡龍火山三章革帶玉鈎䚢玉佩五綵綬大帶素衣朱裏上緣以朱錦下緣以緑錦朱履朱襪后服鳳冠褘衣青質繡翟十二等素紗中單黼領革帶佩綬大帶蔽膝青色繡翟三等青履青襪至是成命各以二襲貯以金飾木匣藏於各廟仍别用八襲祝告焚之

太廟帝后紗服

丙申又製太廟四代帝后紗服成帝服用玄色畫紗袞衣大紅紗繡裳白紗中單白紗繡領大紅紗繡蔽膝紅白紗大帶后服用青紗褘衣大紅羅銷金緣絡玉色中單紅黼領青紗繡蔽膝大紅羅銷金緣絡青紅羅大帶銷金羅附帶

時薦

洪武二年二月辛酉詔凡時物太常先薦宗廟然後進御

造太廟金器

洪武二年三月造太廟金器成每廟壺一盂臺盞二爵二椀四肉楪十菜楪十橐四匙二筯二茶壺二茶鍾二香爐一香盒一花餅二燭臺二計金八千八十餘兩先是上欲造宗廟金器因諭禮官曰禮緣人情因時制宜不必泥於古近世祭祀皆用古籩豆之屬宋太祖曰我先人亦不識此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言可法今製宗廟祭器只依常時所用者於是造酒壺盂

盞之屬皆擬平時之所用又置楎椸枕簟篋笥帷幔之屬皆如平生焉

時祭用孟月

洪武三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古者天子宗廟四時之祭皆用孟月夫孟月者四時之首因時之變致其孝思故備三牲黍稷及品物以祭至於仲季之月不過薦新而已今太廟祭享已嘗用孟月之制後改春用清明夏用端午秋用七月望日冬用冬至既與古制不同況冬至

之日既行郊祀又復廟享難以兼舉今宜仍用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祭其清明等節各備時薦享從之

祝神稱名

洪武三年詔翰林侍讀學士魏觀自今太廟祝文止稱孝子皇帝不稱臣凡遣太子行禮止稱命長子某勿稱皇太子著爲令

臨濠宗廟

洪武四年正月建圜丘方丘日月社稷山川壇及太廟

於臨濠禮部奏臨濠宗廟宜如唐宋同堂異室之制作前殿及寢殿俱一十五間殿之前俱為側階東西傍各二間為夾室如晉儒王肅所議中三間通為一室奉德祖皇帝神主以備祫祭東一間為一室奉懿祖皇帝神主西一間為一室奉熙祖皇帝神主從之

定祫禘祭禮

嘉靖十年上問大學士張璁以禘祫之義因諭祫有時祫大祫今四孟時祫太祖未得居尊歲暮之祭混其輕

重以大祫而兼節日之祭是祫義反輕以節日祭而兼祫義恐非所以尊孝祖宗之意卿可盡心詳論以聞璁對宗廟之禮聖明所見皆得禮義中正至於禘祭則祀其始祖所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以始祖配之自出之祖無主於廟時設虛位此義自趙匡申之朱熹曰以始祖配而不及羣廟之主不敢褻也此大禘之禮也如邱濬之議則欲正高皇帝為始祖而以德祖為所自出之帝歲一禘祀蓋斷然可知耳至於大雩為禱雨之祭大

享是明堂享帝之祭但禘祫欲復古禮則宗廟當復古
制臣故未敢輕議上乃親為大禘圖以高皇帝為始祖
以德祖為所自出之帝如邱濬議以示璁諭之曰太祖
開運肇基不可不尊隆太廟本是太祖廟當南向而享
之他人及列聖雖不可並但生一世而南面至其為宗
終不得一南面以享是亦未盡人情况孝子之心安乎
又禘祭欲歲一舉恐失於常祀之同又大雩之祭雖是
禱雨亦恐非專待旱時纔祭如曰龍見則雩可知古人

用心不見是圖耳大享之義亦非專為大報禮簡而致
委曲又亦非祭文王舉也必有意焉夫孟春既祈焉故
季秋報之也朕意以為今以曲存更制為祈穀之祀恐
有所祈而不可無其報耳揔對五年一禘三年一祫原
非古制況奉欽定大禘圖以太祖為始祖以德祖為所
自出之帝太祖今享四時之祭若禘歲不一舉則德祖
終歲無祭於義未安今皇上既定每歲季冬大祫其大
禘亦宜定於某月歲一行之為善至於大享之禮擬秋

報以並春祈大雩之祭謂古人圖於不見仰惟聖明眞
善用古禮得古人制禮之心當舉行無疑時春享期逼
上以禘議未定乃先勅諭禮部朕惟太廟享禮尚未稱
孝敬之情聖祖在御固宜尊德祖居尊其在今日當以
朕聖祖居始祖之位每歲孟春行時享之禮自太宗而
下並各居一幄同日行禮夏秋冬三季仍於太祖之室
相向行時祫禮如今之制冬季中旬擇吉日以歲時告
終行大祫禮以德祖居尊及懿熙仁三祖合享於太廟

親王功臣配食於兩廡歲暮及時節祭歸之奉先殿行禮世廟止行四時之享歲暮之祭亦歸之崇先殿行禮即擇日預告具儀以聞禮部尚書李時言宗廟之禮所以事乎其先求之於理有所不合原之於情而有不安皆非禮也我太祖高皇帝四時享祭以壓於德祖不得南面之位太宗文皇帝而下以同堂之制每祭止東西相向不得受特享之禮親王功臣分為臣子列坐於堂而天子拜跪於下皆於理不合於情未安茲遇聖明天

啟考正祀典正南面之位以尊太祖孟春行時享之禮以尊列聖季冬舉大祫之禮以合祀祧廟之主移親王功臣配食於兩廡以別尊卑情順理安貞可以補舊制之未備埀萬世以常行臣等謹遵諭施行竊見舊祭止設衣冠似於禮未備宜每祭俱令太常寺官捧主安於前殿衣冠仍設孟春特享之禮每廟各具祝文若以次畢讀則誠意不無倦怠宜先讀高廟祝文畢則齊讀各廟祝文庶為適宜廟享舊儀三獻之禮令太常司之皇

上止立於廟門之外令肇舉禘祫禮宜崇古宜於大祫特享上親行獻爵之禮又太常寺官奏禮畢請還宫舊儀叩頭作揖今宜止跪奏禮畢請還宫不必行叩頭禮庶免近褻謹開具祭告日期及一應儀注以俟聖裁上覽儀注有遍告九廟而無告德祖及懿熙仁三祖之文復諭禮部昨所擬預告并特享宗廟儀俱有未安其預告止宜告太祖以伸尊崇之意我列聖亦必獲太祖命而後可安幽明豈有二理哉但又當告德祖於寢殿奉

主於祧廟中廟及當告祧廟三室後奉太祖主居寢殿中室至大祫日前期預告如故事又預告太祖朕以其事重擬祝用冊已具冊式矣又特享禮須要可繼亦使陪祀執事無久而怠之之患其另具奏以聞於是禮官復議臣考大明會典及往年祧廟儀注止告於奉祔神主不及祧主玆承聖諭欲告於德祖及祧廟三室仰見皇上誠孝篤志思慮周悉非臣等拘泥舊聞者所能仰及但臣等考舊儀注必先撤祧主而後可以正遷主之

位令德祖神主尚正設於寢殿之中若俟告祭太祖畢始告祭於德祖臣等竊慮皇上方親捧太祖神主神主至寢殿既不宜仍安於舊設之位又不可以捧主行禮似為有碍宜於告祭之日先告德祖及詣告祧祖三室然後親捧德祖神主安於祧廟中後至寢殿捧太祖神主出於太廟殿中座上行告祭禮先後次序始無妨碍其親獻爵之禮已蒙皇上採納但大祫時享特享之時禮儀繁郁皇上遍詣各宗三獻俱親精力易倦有妨誠

敬宜於大祫時於德祖前時享特享時於太廟前三獻必親其列聖止親初獻至亞獻終獻令捧主大臣司之則至敬不盡假於所司而亦簡便可繼謹將一應儀注

遵諭再擬以聞制曰可

太廟必躬祭

隆慶二年孟春享太廟上已命成國公朱希忠代祭行禮官請上親祭不允於是大學士徐階等疏言祭祀國家之大禮春祭四時之首禮在皇上必躬奉祼將而為

孝為敬在祖宗列聖亦必得皇上之躬親而後來格來歆故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是非有甚不得已之事未有可以遣官代行者易曰萃亨王假有廟言萃聚精神總攝衆志之志莫大乎宗廟也仰惟皇上當萬國來王之初朝覲官㑹試舉人四夷朝使咸集闕下正宜致謹廟享以萃合天下之心而乃無故遣代恐非所謂萃之道也且自宫至廟其路不遠奠獻有數其禮不繁皇上躬一奉行勞亦不甚大以宗廟大禮雖勞且不當避

況甚非勞者乎臣等謹披瀝上請惟聖明鑒允仍親詣

太廟行禮上乃從之

祧祔

祀懿祖祧主

弘治元年十月禮部奏去歲憲宗皇帝神主升祔懿宗

皇帝神主奉祧而歲暮之祫當合毀廟之主而祭之安

奉於德宗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今者始行歲暮祫

祭宜遣官祭告至期更奏祫祭事宜行翰林院改撰祝

文及令太常寺至期陳設懿祖皇帝御座於太廟正殿之左熙祖皇帝之上衣冠等物同時陳設祭畢仍舊安奉著為常典從之

議二后題主遷祔

隆慶元年禮部言孝潔肅皇后神主將祔太廟宜就奉先殿西夾室改題以俟遷祔孝烈皇后神主將專祀殿宜遷於西夾室同題以俟奉安又國家舊制太廟一歲五享而節序忌辰等祭則行於奉先殿若有別殿專祀

則諸祭並行於別殿令孝潔肅皇后既祔太廟則奉先殿宜奉安神主孝烈皇后既改祀別殿則奉先殿原設神位亦宜奉遷乃奏上應行禮儀

薦謚號

莊肅皇后謚議

嘉靖十四年禮官以大行莊肅皇后謚爲請上命會官議奏於是文武諸臣及科道等官會東閣集議大學士張孚敬曰莊肅皇后與累朝事體不同其謚冊之文止

宜二字四字禮部尚書夏言曰今在廟列聖元后俱十二字恐二字四字未稱大學士李時曰二字四字太少須得八字孚敬曰禮官謂何言曰請謚者禮官之職定謚者翰林之事今衆議未協當請上裁都御史王廷相曰莊肅作配武宗今日之事似應一體吏部左侍郎霍韜曰謚者天下之公非天子自行之宜備陳以請言等乃集上其議因奏曰昔周公之制謚法非使臣議君子議父也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雖以君父之尊必稱天

以謚之示不敢私也古人尚質謚法簡嚴故稱美之言無幾後世帝后之謚始有不一其書者亦臣子尊崇之情所謂以義起者也生今之世則當行今之禮本朝列聖元后之謚皆十二字夫大行盛名帝后媲美妻以夫尊禮宜與並武宗廟謚既與列聖相同則莊肅謚號似亦不當稍異且今號謚祇以表行尊名為典其於服制有無名分尊界本不相涉皇上特命會官集議者祇欲考據懿行以定謚盡人道之終始耳非議字數之增減

也況二字四字八字之擬於禮無據而十二字之擬似為累朝事例宜今日所當遵者若上冊行禮自當別議儀節以避抗尊之嫌奏入上覽之不悅曰朕與皇兄義乃手足昔方受命之初猶在藩服有臣子之道今受命即位茲遇皇嫂之喪無有事嫂如事母之禮矧兩宮在上而昭聖皇太后有母道所壓尤為未便再會官議擬歸一以聞於是復集東閣議成國公朱鳳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汪鋐等皆曰今日定謚之議聖諭甚明昨禮

部惟以莊肅皇后大行固上同於列后若論大分實上
壓於兩宮遽加全禮委於皇上有倫理之嫌今日大行
莊肅皇后謚議止宜且據謚法二字以表稱懿行俟他
日再加徽號以備全典庶幾情理兩得議上得旨既復
議歸一皇嫂謚用六字曰孝靜莊惠安肅毅皇后數既
用半且陰六又合其令翰林院撰冊文禮部具儀擇日
以聞

孝潔皇后謚議

嘉靖十五年禮部尚書夏言等奏悼靈皇后神主先因祔於所親暫祔奉慈殿孝惠太后之側茲三后神主既擬遷於陵殿則悼靈亦宜暫遷奉先殿旁室歲時享祀祀及有祭告祖宗則一體設饌而但不啟主匱不見祝稱斯為合禮又先皇后正位中宮七年懿行純德足以母儀天下其原謚悼靈考之謚法在悼雖協年中早夭之義而靈義有六類非美大之稱請下翰林院更議褒稱垂示後世上從其言詔改謚曰孝潔

陵殿三后稱號

嘉靖十五年面諭禮卿夏言曰三后神主稱皇太后太皇太后者乃子孫所奉尊稱今既奉遷陵殿實同帝后之列揆之名實於禮未宜似當更正卿其會翰林院禮科詳議具聞至是言等議曰禮天子惟一帝一后配享於廟禮之正也茲三后神主禮不祔廟義當從祧已經聖明定制遷奉陵殿深合典禮但三后稱皇太后於奉慈殿乃子上尊號於母孫上尊號於祖母禮也若今日

孝肅太皇太后奉遷於裕陵實在英宗睿皇帝孝莊睿皇后之側孝穆皇太后孝惠太皇太后奉遷於茂陵實在憲宗純皇帝孝貞純皇后之側則當各從夫婦之義而不當仍襲子孫之稱臣等據禮僉議請改題孝肅太皇太后神主止稱孝肅貞順康懿先烈輔天成聖皇后不用睿字孝穆皇太后神主止稱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后孝惠太皇太后神主止稱孝惠康肅温仁懿順協天佑聖皇后俱不用純字則庶嫡之稱有別

夫婦之分無嫌而尊尊親親之道兼隆而無失矣上曰
卿等既會議僉可其如議

配享

太廟合祭功臣配享

洪武四年定太廟合祭功臣配享先是特享太廟命以
青布幃列功臣之位於廟庭中俾預配享既而以親王
與功臣分祀於兩廡遂罷幃設之次及是合祭上謂中
書省臣曰太廟之祭以功臣配列於廡閒然合祭之時

朕意祖宗之神具在使功臣故舊之沒者得少依神靈以同享祀則不獨朝廷宗廟之盛典亦以寓朕眷念功臣不忘之意也其定合祭配享之位以聞於是禮官奏凡合祭之時於太廟内為黄布幄殿設兩廡中設祖考神位親王及功臣列於兩廡每行禮既奠獻祖考則遣大臣各分獻兩廡制可

重建配享功臣位次

嘉靖十六年武定侯郭勛請以始祖開國功臣郭英從

祀得旨郭英同時賛佐皇祖功臣准配享太廟因命禮部開注功臣位次以聞至是禮部上言祖宗時定列功臣位次皆序封爵首王次公次侯次伯洪武功臣以徐達等自為序永樂功臣以張玉等自為序今觀廟廡所列以誠意伯劉基列於六王之次羣公之上似為不倫今因營國公郭英定列從祀之時亦照封爵定列上請聖裁得旨廟中配享與朝廷宴禮相同豈可懷私位次

一以爵序

各殿室

別建奉先殿

洪武三年上謂禮部尚書陶凱曰事死如事生朕祖考陟遐已久不能致其生事之誠然於追遠之道豈敢怠忽復感嘆曰養親之樂不足於生前思親之苦徒切於身後今歲時致享則於太廟至於晨昏謁見節序告奠古必有其所爾考論以聞於是凱奏宋太廟一歲五享宫中自有奉先天章閣欽先孝思殿奉神御畫像天子

日焚香時節朔望帝后生辰皆徧祭用常饌行家人禮
古者宗廟之制前殿後寢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廟是棲神之處故在前寢是藏衣冠之處故在後自漢以來廟在宮城外已非一日故宋建欽先孝思殿於宮中崇政之東以奉神御今太廟祭祀已有定制請於乾清宮左别建奉先殿以奉神御每日焚香朔望薦新節序及生辰皆於此祭祀用常饌行家人禮

奉先殿祭儀

奉先殿成殿建於宮門內之東南向正殿五間深二丈五尺前為軒五間深一丈二尺五寸遂命禮部製四代帝后神位衣冠并定諸祭儀物及常用祝文於是禮部定議每日朝晡上及皇太子諸王二朝皇后率妃嬪日進膳羞每月朔薦新正月用韭薺生菜鴨子雞子二月水芹臺菜蔞蒿子雞三月新茶筍鯉魚四月梅杏櫻桃黃瓜彘雉五月來禽茄子桃李大麥小麥嫩雞六月蓮

子西瓜甜瓜冬瓜七月梨棗菱芡蒲萄八月新米粟穄藕芋茭白嫩薑鱖魚九月栗子橙小紅豆鯿魚十月山藥柑橘兔十一月蕎麥甘蔗鹿獐鴈十二月菠菜芥菜白魚鯽魚其品物太常司官每月奏聞送光祿寺供薦新獻新則凡遇時新品物太常司官亦每月奏聞送光祿寺供獻其常用祝文正旦曰正旦之吉萬象維新追念恩德不勝感慕謹具牲醴庶品恭率眷屬詣廟獻祭十月朔則曰時維孟冬氣候初寒冬至則曰冬至令節

陽氣初生上元清明端陽中元重陽等節則日時維其節禮嚴常祀餘並同前

奉先殿神主式

上將幸臨濠諭中書省臣製奉先殿四代帝后神主及龕須精緻朕還日視其成禮部遂奏神主之制高一尺二寸闊四寸趺高二寸用木為之飾以金鏤以青字神龕高二尺闊二尺趺高四寸朱漆鏤金龍鳳花板開二窗施紅紗側用金銅環內織金文綺為藉從之

奉遷三后主於陵殿

嘉靖十五年庚午詔禮部會廷臣議奉遷三后神主於陵殿先是上諭尚書夏言曰廟重於陵禮制故嚴廟中一帝一后陵則二三后配葬今别建奉慈殿不若奉主於陵殿爲宜且梓宮配葬而主乃别置近於黙之非親之也此關典禮其會議以行言既會内閣覆奏上曰然此與崇先殿不同周人祀后乃始祖之母今奉慈殿但名存耳四時之祭舞樂俱無其會官議聞至是禮部

會廷臣上議曰自古天子惟一帝一后配享於廟所生之母别薦於寢身歿而已斯禮之正故禮有享先妣之文周閟宫宋别殿皆此義也我孝宗皇帝於奉先殿側特建奉慈殿别祭孝穆皇太后後祔孝肅太皇太后近復祔孝惠太皇太后蓋子祀生母以盡終身之孝焉爾然禮於妾母不世祭䟽曰不世祭者謂子祭之於孫則止明繼祖重故不復顧其私祖母也今陛下於孝肅曾孫也孝穆孫屬也孝惠孫也禮不世祭義當擬祧若崇

先殿之建則陛下以子事考廟當世享故世廟配太廟而作崇先殿配奉先殿而作也義不侔矣臣考宋熙寧罷奉慈廟故事與今事略同但祧義惟適主為重若當時瘞主陵園則襲故人栗主既主乃埋桑主之說而誤用之非禮也今聖諭遷主陵廟歲時祔享陵祀如故尤為曲盡非前代所及請即諏日具儀行報可

皇后別殿專祀

隆慶元年二月禮部言國朝廟制一后配帝其禮甚嚴

如先年孝肅皇太后孝穆太皇太后孝惠太皇太后神主皆祀於別所令孝烈皇后改題神主宜勅所司於大内別建殿宇奉安以副皇上一體孝事之意上命禮部官定議以聞至是上議言列后奉祀別所例有二端非祀於大内之別殿則祀於陵寢然内殿之祀似近而專陵寢之祀稍踈而遠令孝烈皇后以先帝祀之則位非元配太廟祔享之禮固當還改以皇上祀之則分為母后近方祗奉尊稱若使遽遷於陵寢則於皇上追崇之

孝臣民瞻戴之情均有未安臣等反復詳議惟大內別殿之祀爲當疏入得旨俱如議行遂以景雲殿奉孝烈皇后專祀

罷玉芝宮祀

隆慶元年二月禮部言睿宗獻皇帝慈孝獻皇后旣升祔太廟奉祀內殿凡行禮之日已與列聖同臨鑒享而復有玉芝宮諸祭祀似爲煩數請悉罷之止存日供之膳上謂玉芝祀典出自皇考孝思復命詳議以聞於是

尚書儀等復言我朝宗廟之常禮如每年四孟及歲暮大祫則止行於太廟大小節辰及列聖考妣忌辰則止行於内殿未嘗有并祭者國有大事或告於太廟或告於内殿亦未嘗有并告者今於玉芝宫則無所不祭無所不告是列聖皆一祭一告而睿宗兩祭兩告也其在先帝行之則以為豐於禰未為不可今睿宗於皇上為皇祖凡事必兩祭兩告則遠而列聖近而先帝皇上將何以處之此所謂禮之難行難繼者也至於日供之膳

則有可言者謹考南京奉先殿奉太祖以上列祖神位於中追北京奉先殿成南京奉先殿各祭俱罷而供膳至今不輟葢以奉安神位之所而特存有舉莫廢之義也今玉芝宮既爲睿宗原廟近又設有二聖神位故臣等以爲日供之膳宜加舊奉設而悉罷其四時享祫及節序忌辰并有事奉告之祭庶國家之典禮先帝之孝思可以兩全上從其議

時享

酌定時享與陵祭重複

嘉靖十四年上召禮部尚書夏言至文華殿諭曰清明節既遣官上陵行禮内殿復有祭祀似涉煩復卿宜從容講明越數日復召對於文華殿言因請更正其禮上即令議聞於是言上奏曰祭祀之典有禮有義祭不欲疏疏則怠祭不欲數數則煩不疏不煩協禮與義事神之道盡矣我朝祀典之在宗廟為有司所掌者如特享時享祫祀禘祭俱經皇上稽古定制足應經義可為世

法惟是上陵之禮儀及奉先殿一應祭祀多沿前代故事況掌在內庭容有禮官所未及知者比蒙聖諭所及臣竊加討論於陵祀一節誠有可議國家上陵之祀每歲凡三清明中元冬至是也夫中元係是俗節事本不經往因郊祀在正首故冬至有上陵之禮益重一氣之始用伸報本之義云耳今皇上先復郊典於冬至既行大報配天之禮則追報本始於郊禋為重而陵祀為輕況有事南郊之日乃輟陪祀臣僚遠去山陵恐於尊祖

配天之誠若有所分臣愚以為冬至上陵可罷而中元陵祀遣官之禮可移於霜降日舉行惟清明節上陵如舊蓋清明禮行於春即禮經所謂雨露既濡君子履之有怵惕之心者也霜降禮行於秋即所謂霜露既降君子履之有悽愴之心者也夫雨露之降草木實先被之於是有陵墓之思義斯切耳若夫二節既有遣官陵祀之典則内殿之祭誠不宜重復舉行庶幾合禮與義而可以埀示永久矣議入上曰内殿祭儀已別諭卿同輔

臣議奏上陵遣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冬至已止於奉先殿有祭并中元仍遣官詣陵祭祀各衙門官不必去著為令

孟夏薦麥

嘉靖十四年初薦新麥於內殿賜百官麥餅先是上諭尚書夏言曰內殿禮儀四月八日俗事宜革去但有賜百官不落夾之例此當議改日行已復諭曰禮記月令篇謂是月麥先熟以薦寢廟今可據此義歲以孟夏之

五日薦内殿賜百官仍具米食造如舊名麥餅卿可與輔臣議聞於是言及大學士張孚敬李時奏曰四月八日例賜百官不落夾者相沿釋氏之說於禮無據及考禮經歲月令篇是月薦麥寢殿葢重五穀之先以薦新也兹蒙聖諭仰見皇上據經析禮不因故襲俗得先王遺意可垂萬世請著為令許之

兩妃位次祭器

成化二十一年十月太常寺以英廟惠妃節朔致祭并

與英廟賢妃位次祭品為請上曰惠妃位列賢妃之次
冬至用素羞於柩前祭之

忌辰享

忌辰禮俱用宋制

永樂元年庚辰禮部尚書李至剛等奏五月初十日恭
遇太祖高皇帝忌辰考宋會要凡國忌前後各二日不
行刑不視事不舉音樂禁屠宰百官赴景靈宮奉真殿
行香令謹議得忌辰前期二日上服淺淡衣服御西角

門視事至日早於奉先殿祭祀初八日至初十日不鳴
鐘鼓不行賞罰不舉音樂禁止屠宰文武官自初八日
服淺淡衣服黒角帶侍朝至日早赴孝陵行禮從之仍
命八月初十日孝慈高皇后忌辰禮亦如之於是至剛
復言宋制凡忌日於各佛殿誦經設帝后位百官行香
今後宜依宋制於天禧寺五寺并朝天宫令僧道誦經
三晝夜上曰子於父母固當無所不用其心但人君之
孝與庶人之孝不同為人君者奉天命為天下主社稷

所寄生靈所依但當謹身修德深體天心恪循成憲為經國遠謨使内無邪奸外無盜賊宗社奠安萬民樂業斯孝矣如不能此而惟務修齋誦經抑末矣

忌辰視事儀

正統元年五月行在禮部上祖宗忌辰禮儀先是上謂尚書胡濙曰朕念祖宗恩德深厚每遇忌辰良切悲感食稻衣錦豈心所安爾禮部其與翰林院詳議以聞至是大學士楊士奇楊榮學士楊溥議每歲遇太祖高皇

帝孝慈高皇后太宗文皇帝仁孝文皇后仁宗昭皇帝忌辰上服淺淡色衣不鳴鐘鼓於奉天門視事宣宗皇帝忌辰小祥之日上服淺淡色衣不鳴鐘鼓於西角門視事從之

忌辰免奏事

弘治十六年八月吏部尚書馬文昇言臣伏聞宣德間有旨仁祖忌辰諸司悉免奏事自太祖至仁祖生忌俱輟朝一日其後不知始於何時仁祖忌辰照常奏事惟

太祖至憲宗忌辰百官淺淡服色黑角帶朝廷亦出視
朝鳴鐘鼓奏事與親王及文武一品官忌日輟朝事例
反有不同且與古禮未合又與宣宗勑旨有違臣切思
之自仁宗至憲宗世有遠近服有隆殺臣愚欲自仁祖
忌辰至英宗睿皇帝生辰照舊視朝鳴鐘鼓百官淺淡
服色黑角帶奏事若遇憲宗皇帝孝穆皇太后忌日皇
上於奉先等殿祭祀畢回宮不出視朝著淺淡服進素
膳淵默以居不與他事或如宣宗聖旨自太祖至憲宗

生忌照例俱輟朝一日若遇憲宗皇帝孝穆皇太后忌日仍如臣前所擬而行上令禮部稽考古禮詳議以聞禮部謂古禮經傳所載忌日謂親死之日則死日為忌而非謂生辰也其曰忌日不用不以此日為他事也曰忌日不樂是不可舉吉事也是則此日當專意於哀思父母其餘一切事務皆當不舉也文昇所奏固為有見但奉有先朝事例迄今見行不敢更易伏乞聖明裁斷

上曰列聖忌辰已有旨淺淡服色視事矣

陵寢備考

陵制

皇陵改葬

吳元年上至濠州追念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緦麻葬畢除之今當具禮上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絰皆以麄布為之起居注王褘曰比緦為重矣

上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啓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上有舊名至慰撫之遂令招南陵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

陵號不祭告

洪武元年上仁祖淳皇后陵名曰英陵初禮部尚書崔亮以為歷代諸陵皆有名號今仁祖陵宜加以尊名上乃定曰英陵亮復奏請下太常行祭告禮時太常博士

孫吾與以為山陵之制莫備於漢凡人主即位之明年
將作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
帝起灞陵欲以北山石為槨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
號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陵之號定於葬長孫皇后
時武后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
之陵初未有兩號其於祭告之禮決無有也葢廟號與
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之號不祭告不可也故必上
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者則後之嗣王所以識

別先陵而已故歴代皆不以告今英陵加號尚書崔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為非禮之宜願罷其説亮曰加上陵號尊歸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號曰昌宋太祖加上高祖陵曰欽曽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葢創業之君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縁人情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之情也臣以為告之是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英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

孝莊太皇陵殿祀議

弘治十七年上御西角門朝退遣內官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至內門煖閣素幄中上起立曰陵廟事須商量健等對曰昨蒙遣太監扶安諭示孝莊睿皇后葬未合禮欲為釐正此盛德事臣等仰見皇上聖孝高出前古不勝嘆慕上袖出裕陵圖一紙指示曰此未合禮昨見成化年彭時姚夔輩奏章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健等對曰誠如聖諭但今日斷

自聖衷則天下臣民無不痛快垂之史冊萬世有光矣
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已面折之今日開壙合葬
不為動風水乎皇堂不通則天地否塞通之則風氣流
行惡得言動惟一點誠心為主料亦無害皆曰皇上一
念孝誠可以格天吉无不利上曰此事不難若祔廟之
禮尤所當講健等奏曰先年議奏已定慈懿太后居左
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英廟且引唐宋
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

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上曰二后已非三后尤為非禮事須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學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皇祖冊立正后我朝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乃從朕壞起恐後來雜亂無紀極耳且如孝莊太后朕生身母止尊稱為皇太后別祭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儘寬大意欲奉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孝穆太后於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不敢少缺健等皆未

敢應上曰此事却難處仍舊則理有未安更之則違先帝之意又違羣臣會議會議猶可奈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先帝固重而祖宗之制為尤重耳然朕亦難於降旨可議行之健等對曰此事重大非廷議不可退乃上疏言成化四年間慈懿皇太后崩逝之日羣臣會議有二后並配之文竊聞先帝遇天下難處之事羣臣為委曲將順之詞或者不能無疑焉伏望特勅禮部仍會集羣臣咨詢衆議稽本朝祖宗之廟制質古先聖王

之訓典務合大公允歸至當上命禮部會多官稽考典制詳議以聞於是會集英國公張懋吏部尚書馬文昇等議謂宗廟之禮乃天下之公議非子孫得以私之自古昔以來殷周七廟父昭子穆各有配座一帝一后禮之正儀葢陰陽相配之理也下至春秋以魯隱之國而書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以此觀之春秋之世去先王未遠魯秉周禮先王之制猶有存者祖廟無二配故也先王之制槩亦

可見伏覩憲祖皇帝成化四年勅諭羣臣有曰朕心終不自安敢竊窺我先帝之至情以重違慈意不得已而勉從羣臣並配之議羣臣欲權以濟事亦不得已而進此議也據正禮而區處適宜以上副先帝在天之遺志端有待於今日稽之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是則太母得特立廟以專祀自周然矣詩所謂閟宫是已唐宋禮制無常初正終亂固無足言但其間推尊太后不配食祖廟者則别立殿以享之亦得閟宫之義至

我國朝祖宗太廟之建一遵古典迄今已溢九廟廟皆有配配皆無二又於禁庭内建奉先殿得以朝夕供薦仰惟皇上繼統動率舊章今大行聖慈仁壽太皇太后所有奉安神主宜於奉先殿之外相應處所建一新廟如詩之閟宫宋之别殿歲時薦享一依太廟奉先殿之儀祀專而且近禮勤而且便矣隆名徽號仍稱太皇太后極其尊崇永受萬年之享則情義兩盡議上上即復名大學士劉健等至素幄上袖出奉先殿圖指示其西

一區曰此奉慈殿也又指其東一區曰此神廚也欲於此地別建殿奉遷孝穆太后神主併祭於此如何健等皆對曰最當又問位次如何皆對曰太皇太后中一室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居右耳於是上親批會議本曰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建廟奉享仍稱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崇奉永為定制於是中外翕然稱為得禮蓋自庚申之

召不奉接者已閱五年至是連奉顧問龍顏溫霽天語周詳視昔有加而明習國事洞察義理惓惓以宗廟綱常為己任有非臣下所能涯涘矣後陵事竟不行蓋欽天監以為歲殺在北方向不利內官監亦謂事干英廟陵寢聖意終不得已乃於陵殿神坐奉移英廟居中孝莊居左而孝肅居其右云

預定壽宮規制

嘉靖十五年五月初上謁陵還召見輔臣李時禮部尚

書夏言於行宫諭以務建壽宫規制謂宜畧倣長陵重加抑殺紙衣瓦棺朕所常念其享殿以磚石為之地中宫殿器物等舊倣九重法宫為之工力甚鉅此皆虚文且空洞不實宜一切釐去不用至是言等擬上圖制上命會同侯郭勛禮工二部翰林院講讀諸臣通將皇妃從葬之式總擬定圖進覽於是諸臣議奏皇上過於貶損無以稱臣子尊崇之禮其享殿明樓寶城請量依長陵規制其地中宫殿等項請存其制至於列聖諸妃從

葬之制具載會典今擬於外垣之內寶城之外左右相向以次而袝庶為合禮上乃從之

陵祭

遷祀懿文太子主於陵園

永樂元年戊寅遣安王楹祭告懿文太子遷其主於陵園蓋建文初尊謚懿文為孝康皇帝廟號興宗升祭於太廟至是禮官言考之古典於禮未安遂命遷主置陵園仍舊謚號曰懿文皇太子歲時致祭如常儀

陵寢節序祀儀

洪武八年乙夘詔翰林院臣考議陵寢朔望節序祭祀禮翰林學士樂韶鳳等奏謹按漢諸廟寢園各有寢有便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後漢都於洛陽以關西諸陵久遠但四時用特牲祀每帝西幸即親詣洛陽陵每正月郊祀廟畢以次上陵唐園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廟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至寒食伏臘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節祭日進食又薦新於諸陵高宗

永徽二年有司言獻陵三年之後每朔上食其冬夏二至伏臘清明社節亦上食顯慶五年太常博士彭景直上疏曰近代始以朔望諸節日祭於陵惟漢時議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等陵旁立廟園各有寢有便殿故日祭於寢月祭於便殿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四月勅獻昭乾芝橋恭六陵朔望上食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與朔望相值依節祭禮宋每歲春秋仲月遣太常寺正卿朝拜祖宗諸陵欽惟我朝祭祀皇陵舊儀每歲

元旦清明七月望十月朔冬至日俱用太牢遣官致祭白塔二處則用少牢其伏臘社每月朔望日則用特羊祠祭署官行禮如節與朔望伏臘社同日則用節禮從之

遣親王謁祭

宣德元年行在禮部進鄭王詣南京謁陵合行事宜先是上以即位之初未及躬詣孝陵議遣鄭王謁祭仍命豐城侯李賢行在兵部尚書李慶從行詔行在禮部議

禮儀及隨從官員賞賜至是奏王啓行預告奉先殿太
宗皇帝几筵仁宗皇帝几筵及皇城門城隍等神其緣
途應祀神祇預期遣王府官告祭到南京王祭告皇城
門及城隍等神入謁告奉先殿告孝陵及懿文陵貞靜
順妃悼僖麗妃享堂凡遇正旦萬壽聖節皇太后聖節
中宮千秋王於本府拜進表箋由西安門出入南京各
衙門官止於朔望日見王王府遇有合行事務照常例
發落五軍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合行事務俱照常例發

落應合奏者具奏施行王日用飲膳南京光祿寺給送王往復經過文武官或耆老等進禮物者長史司啓王收受并進隨侍官員軍校人等賞例豐城侯李賢鈔十五錠兵部尚書李慶十錠指揮人鈔六錠千户長史儀衛鎮撫人伍錠百户所鎮撫紀善等官人鈔四錠旗軍校尉人三錠吏曲醫士廚役人鈔二錠軍伴皂隷人等人鈔一錠

祭陵不華服

正統元年閏六月上諭行在禮部臣曰山陵祭祀哀戚存焉服飾華麗豈禮所宜朕自今後每祭孝陵長陵獻陵景陵行禮之日與百官俱服淺色衣服如洪武永樂例尚書胡濙等頓首奉命

謁陵賞賜進獻

正統十三年禮部尚書胡濙等奏聖駕謁陵臨幸之所臣民有以物來獻者例給價值或賜衣服宜行所司量支紵絲衣絹衣并鈔以備給賞從之又奏車駕詣天壽

山躬修祀事文武羣臣人等進香正統十年二百八十九炷十一年五百二十七炷十二年一千一百七十一炷十三年至二千二百七十五炷今歲又增至三千五百七十五炷除公侯伯駙馬文職官五品以上武官四品以上并近侍風憲官每香三炷宜如例賞鈔一千貫其諸司屬官及將軍旗校辦事官吏軍民人等舊無進香例俱難給賞乞勅今後扈駕公侯伯駙馬文官五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并近侍風憲官每一衙門止許進

香一炷餘皆禁止庶無褻瀆上曰諸司屬官及軍民人等以香來進亦足以見尊敬祖宗之誠何以沮之第賞例宜損於前其人賜鈔三錠著為令

天壽山祔北嶽

景泰七年太常寺奏今五嶽四瀆皆在祀典鍾山以孝陵所在祔神主於中嶽每歲孟春祭南郊既合祀之仲秋祭山川又專祀之惟天壽山祖宗三陵所在今又益於壽陵猶未列諸祀請於每歲春祈秋報附祭天壽山

神主於北嶽之壇雖牲牢不加而事體得宜詔從之

陵寢災變祭告

弘治十五年遣駙馬都尉馬成詣鳳陽祭告皇陵及山川之神先是守備鳳陽内官監太監倪文奏自本年七月初三日暴風猛雨交作於是皇陵皇城萬歲山獨山龍興寺第一山圓丘方丘南山及一應壇壝樹木拔折者無慮萬餘株官民屋舍吹倒者一千五百餘間槐柳等木不可勝計於是禮部尚書張昇引咎請罪因請行

兩京文武官員及鳳陽守土大小官員各加修省毋或怠忽仍請照例遣大臣一員祭告皇陵及山川之神以慰聖祖在天之靈上納之故有是命

壽安太后卜葬

嘉靖元年時議擇壽安皇太后葬地日久不決文武大臣爭言椽子嶺地形高敞可以卜葬而上意必欲祔近茂陵已降旨集議者數矣禮部尚書毛澄等雅知上孝思深至不敢力爭因持兩端以奏上遂命擇日興工大

學士楊廷和等言昔宋寧宗欲祔孝宗於裕思諸陵之旁朱熹累疏謂祖宗之側不當數興工作驚動神靈先年孝穆皇太后祔葬與憲廟玄宮同時掩土其後孝貞皇太后亦不過開壙即葬今欲祔壽安皇太后於茂陵左右旋開金井大興土工憲祖在天之靈能自安乎且其襟抱疏洩利害所關不細臣等知而不言是爲負國請如原議卜宅椽子嶺便上猶豫未允命禮部欽天監再行看擇茂陵近地會官定議可否具奏

肅孝陵陪祀議

正德二年南京監察御史郭郛奏孝陵行香諸司大小官通行陪祀而怠惰不至者甚多宜倣天壽山諸陵禮制每遇時序分官分禮仍置籍以備監禮官察舉禮部議覆天壽山諸陵去京城百里外陪祭官往返必三閲日若孝陵則在南京朝陽門外往返甚易與北不同且行香禮儀行之百年已為定制但日久玩易不免廢弛宜令南京文武百官遵守如故其有假託偷惰者聽監

禮御史具名以聞庶乎人心之懼而典禮不謬從之

陵祭日不祀内殿

嘉靖十四年先是上名禮部尚書夏言至文華殿諭曰清明節既遣官上陵行禮内殿復有祭祀似涉煩擾卿宜從容講明越數日復名對於文華殿言退而上議請罷冬至中元上陵而以秋祭改於霜降之日與清明禮同其内殿不復設祭上曰内殿祭儀已别諭卿同輔臣議奏上陵遣祭春以清明秋以霜降冬至已於奉先殿

有祭并中元仍遣官詣陵祭祀各衙門官不必去著為令

禮部志稿卷八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禮部志稿卷八十四至八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李元雋

禮部志稿卷八十四

明 俞汝楫 編

神祀備考

神祇祀

初立旗纛廟制

洪武元年十二月庚寅立旗纛廟先是禮官奏軍行旗纛所當祭者考之於古旗謂牙旗黄帝出軍訣曰牙旗

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凡始竪牙必祭以剛日祭牙之日吉氣來應大勝之徵纛謂旗頭也太白陰經曰大將中營建纛天子六軍故用六纛氂牛尾為之在左騑馬首秦置旗頭騎以先驅漢武帝置靈旗為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孫權作黃龍大牙牌後齊天子親征建牙牌唐宋及元皆有旗纛之祭今宜立廟春秋遣官致祭春用驚蟄日秋用霜降日於是上命京師立廟於都督府治之後仍令天下衛所於公署後立廟京都之祭

牲用太牢幣用黑色器用籩豆各八籩實以形鹽魚鱐
棗栗榛菱芡鹿脯豆實以韭葅醓醢菁葅鹿醢芹葅兔
醢笋葅魚醢簠簋各二實以黍稷稻粱登鉶各一實以
太羹和羹犧尊象尊山罍各一實以醴齊泛齊事酒樂
用時樂先期獻官及各執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獻
官以都督充前祭一日獻官公服省牲視鼎鑊滌溉有
司陳設如儀至日清晨有司立伏百官具公服侍班皇
帝服皮弁御奉天殿奉香授獻官由中道出至午門置

龍亭内儀仗鼓吹導引至祭所獻官及陪祭執事官各就位迎神再拜行奠帛禮獻官詣盥洗所搢笏盥帨出笏詣旗纛位前樂作跪搢笏上香奠帛出笏俯伏再拜樂止復位行初獻禮獻官至洗爵位搢笏滌爵出笏詣酒尊所酌醴齊詣神位前樂作跪搢笏上香祭酒奠爵出笏俯伏再拜樂止讀祝讀祝官取祝跪讀訖樂作獻官俯伏再拜樂止亞獻酌泛齊終獻酌事酒儀並同初獻但不用祝飲福受胙獻官詣神位前再拜跪搢笏祭

酒飲福酒受胙出笏俯伏興再拜復位陪祭官皆再拜
徹豆望燎獻官詣望燎位執事者捧祝帛置燎所燎半
禮畢天下衞所祭用少牢儀物視京都殺焉

封城隍神

洪武元年十二月封京都及天下城隍神上謂中書及
禮官曰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若城隍神者歷代所祀宜
新封爵遂封京都城隍為承天鑒國司民昇福明靈王
其在北京開封府者封為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臨濠

府為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太平府為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和州為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滁州為承天鑒國司民靈佑王五府皆正一品餘在各府州縣者府為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為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縣為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其章服京都城隍衮冕十有二章開封府等五府封王及各府封公者九旒九章各州縣封侯伯者七旒七章命翰林詞臣撰制文以頒之　京都城隍制曰帝王受天

則威加於顯著護則福及於保綏　滁州城隍曰睠此名城雄奠東淮王師首駐戰勝俱安成此峻功實神相之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佑王靈則威之顯著佑則福之保綏　各府城隍曰睠此郡城明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威靈公威則照臨有赫威則感通無方

各州城隍曰睠此州城靈祇攸主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靈佑侯靈則隨感而通佑則錫善以福　各縣城隍曰睠此縣邑靈祇所司威靈丕著福澤普施宜封曰

明命行政教於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
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不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
亦必受天之命所以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
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罄於
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
神天有其舉之承事惟謹應天府城隍昇福佚宋代所
封位號也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
表也世之崇於神者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

以臨御之初與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睠此興王之郡神相居多宜加封曰承天鑒國司民昇福明靈王明者神之體容光必照靈者神之用隨感而通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我國享兹明祀悠久無疆主者施行　開封城隍致詞改其後曰睠此名城天下之中定帝王之宅金湯既甲於列郡神號宜盛於他邦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顯聖王顯則著其靈明無不照聖則造其極大而化之此固神之德而亦

天之命也　臨濠城隍曰睠此鄉邦之地實同豐沛之都朕肇自戎行至成大業皆神默相豈敢忘初可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貞佑王貞則無貳亶明睿而無私佑則垂祥仰感通之如在　太平城隍曰睠此名城雄奠江表朕初飛渡首駐其間再四禱祈神告不貳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英烈王英則發越精華烈則威靈烜赫和州城隍曰睠此名城雄奠江右王師戾止屢獲成功非神相之何以臻此宜封曰承天鑒國司民靈護王靈

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普施
其始末之詞則皆與京都城隍同但鑒於我國於各
郡則改曰鑒於我郡政於各州縣則改曰州政邑政而
享茲明祀於郡州縣則皆改曰享茲祀典云

有司祀典

洪武元年十二月辛丑命天下凡祀典神祇有司依時
致祭其不在祀典而常有功德於民事蹟昭著者雖不
致祭其祠宇禁人撤毀

城隍神廟式

洪武三年京師城隍廟成初城隍舊祀畀酟諂度地營築旣而中書省臣及尚書陶凱請以東嶽行祀改為廟

上可之修飾旣備建左右二司凱復請如前代建六曹曰吏戶禮兵刑工二司左曰左司之神右曰右司之神

上命罷六曹不必設左右二司止稱曰左司神右司神仍命置神主主用丹漆字以金傍飾以龍文及是始成

命凱等迎主入廟用王者儀仗

設厲壇

洪武三年始命祭無祀鬼神先是上以兵革之餘死無後者其靈無所依命議舉其禮至是禮官奏按祭法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泰厲謂古帝王之無後者公厲謂古諸侯之無後者族厲謂古諸大夫之無後者又士喪禮疾病禱於厲鄭氏謂漢時民家皆秋祠厲則此祀又達於民也春秋傳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然則鬼之祭享而無所歸則必為害古者七祀於前代

前王諸侯卿大夫之無後者皆致其祭豈無爲而然哉後世以爲涉於淫諂非禮之正遂不舉行而此等無依之鬼乃或依附土木爲民禍福以邀享祀者蓋無足怪今欲舉其祀宜於京都王國各府州縣及里社皆祭祀之而天下之淫祀一切屏除使鬼之無所歸附者不失祭享則灾厲不興是亦除民害之一也上然之乃命京都築壇於玄武湖中天下府州縣則皆設壇於城北其各里内又立祭壇歲以三月清明七月望及十月朔日

長吏率僚佐侯晡時致祭牲用羊豕各三以米三石炊飯正壇設城隍位羊一豕一壇下東西各席地焚香列炬各設羊一豕一并設飯羹以祭之壇之南立石刻祭文京都謂之泰厲王國謂之國厲府州謂之郡厲縣謂之邑厲民間謂之鄉厲著為定式

祭封內山川

洪武五年上諭中書省及禮部曰始天下方定其山川皆統祀於京師然古者諸侯祭封內山川令行省大臣

方面重寄視古之方伯連帥無異而其境内山川所當祭者其定制須行之於是禮部奏五嶽五鎮四海四瀆禮秩尊崇及京師山川皆國家常典非諸侯所得預者其各省惟祭風雲雷雨及境内山川之神宜共為一壇設二神位以省臣初獻都指揮司官亞獻府官終獻祭期春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每位牲用羊一豕一籩豆四簠簋二爵三鉶犧象尊各一祝一風雲雷雨帛四山川位帛二凡祭致齋三日可自是定天下十

三省山川皆各省自祭舊合祭京師及四夷山川悉罷之

四夷山川祭法

洪武八年癸巳以外夷山川附祭於各省山川之次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天子所當躬祀乃命別議其禮以聞至是中書及禮部奏以外夷山川附祭於各省如廣西則宜附祭安南占城眞臘暹羅鎖里廣東則宜附祭三佛齊爪哇

福建則宜附祭日本琉球浡泥遼東則宜附祭高麗陜西則宜附祭甘肅朶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言各省山川與風雲雷雨既居東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宜分東西同壇共祀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將祭則遣官一人往監其祀

王國府州縣社稷

洪武十一年禮部奏京都大社大稷既同壇合祭其王國各府州縣仍用舊制於禮未一今議亦合同為一壇

神主皆依京制用石主埋於壇南木主二祭則設之祭畢收藏其配位舊以勾龍配社后稷配稷今大社大稷既奉仁祖淳皇帝配其王國府州縣無可配者難設配位今議王國社宜稱國社之神稷宜稱國稷之神府則稱府社府稷州則稱州社州稷縣則稱縣社縣稷從之
命頒其制於天下
祭物非土產聽其缺
洪武十三年溧水縣祭社稷以牛醢代鹿醢御史案實

奏之上命當其罪而禮部奏云著令凡祭物缺者許以他物代上曰夫祭物所謂缺者以非土地所産溧水固有鹿何得謂缺是有司無誠心於祀神而故為是苟簡也夫百司所以能理其職而盡民事者以其常存敬懼之心耳今溧水之官於神猶怠忽之則於人事又何懼焉命論如律乃勅禮部下天下有司凡祭必備其物苟其物非地産所有又無商賈販鬻則聽其缺可也

軍衛設祀壇

宣德二年丁丑兵部都督譚廣奏天下郡縣俱設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壇春秋祭祀為民祈福宣府久置軍衛而無壇所近年風雨不調人多疾病請如郡縣立壇致祭行在禮部言有司祭山川等神宣府邊衛似難比例上曰奉祀神明為人祈福軍衛獨非吾人乎其准所言令於農隙之時為之

城隍神不稱爵

正統四年十二月山東登州府知府楊頤奏本府原係

州治其城隍封靈佑侯今升為府宜加封公爵奏下禮部議尚書胡濙等以為今北京城隍止稱京都城隍之神如五嶽四瀆原有封號洪武間皆已革去可令照例稱登州府城隍之神庶合禮制從之

邊衛設壇

宣德三年四月總兵官都督譚廣奏天下郡縣設風雲雷雨山川社稷壇春秋祭祀為民祈福宣府久置軍衛請如郡縣立壇致祭行在禮部言宣府邊衛似難比例

上曰奉祀神明為人祈福軍衛獨非吾民乎其准所言
令於農隙之時為之

祭岳瀆違制

弘治元年正月都察院左都御史馬文升等言嶽鎮海
瀆等祠廟皆有前太監陳喜及奸人鄧常恩所造石函
周遭有符篆中貯泥金書道經及金銀錢寳石五穀似
為魘鎮之術者又有先帝遣陳喜致祭祝文其文不知
何人所撰皆刻之石本廟故事凡改元之初及水旱災

傷則致祭嶽鎮海瀆之神例命翰林院撰文分遣朝臣以往未聞外官撰文内臣往祭之事况石函魘鎮世無此理今常恩等已正憲典其石函石牌尚存于寧以妖術惑人自言得聚寶盆於桃花洞知州程觀信之事聞俱坐斬既遇赦寧發戍邊遠天下妄言惑衆如寧者尚多請出榜禁約

衡山南嶽祀例

正統元年湖廣布政司照磨所檢校程富奏衡州府衡

山縣古有南岳廟年久滋敝有失觀瞻請設道士及佃戶修整事下行在禮部覆奏因言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事同一體俱合用道士或十人或五名每廟佃戶四戶灑掃供役仍令該管府州縣官時加巡視以稱崇祀之禮從之

正恒山北嶽祀典

弘治四年先是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馬文升言恒山北嶽在今大同府渾源州宋有天下未混一北為契丹所

有故祭北嶽於眞定府曲陽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都
北平而眞定却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猶祭
北嶽於曲陽臣考周禮載恒山爲幷州之鎮在正北我
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嶽以此
觀之則北嶽當在渾源州無疑今本州北嶽廟趾猶存
勅禮部詳考移文山西守臣於渾源州恒山舊跡修建
北嶽廟以後北嶽歲祭於此行禮下禮部覆議以爲祀
北嶽恒山於曲陽歷漢唐宋以至國朝上下幾二千年

末之有改其渾源州雖有恒山亦名北嶽然祀典不聞碑誌無考況今恒山實爲畿内鉅鎮孕靈已久一旦廢此舉彼恐有窒礙如文升所奏渾源州恒山既爲一方之望古跡閒存復有洪武年間重修廟宇但恐年久頹敝請下所司量加修葺春秋致祭威靈歆格用垂悠久

下禮部覆議行

北嶽改祀近地

弘治十五年吏部尚書馬文升奏嶽瀆之祭自古皆即其

近地而廟祭之惟北嶽祭於真定府曲陽縣北海祭於河南濟源縣其地之相去頗遠據大明一統志所載謂山西渾源州原有北嶽祠廟欲行修葺改祭北嶽於此該禮部覆議得自帝舜以來巳祭北嶽於曲陽而我太祖復循用不改令請仍如舊典

禁淫祠

洪武三年禁淫祠制曰朕思天地造化能生萬物而不言故命人君代理之前代不察乎此聽民人祀天地祈

禱無所不至普天之下民庶繁多一日之間祈天者不知其幾瀆禮僭分莫大於斯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士庶各有所宜祭其民間合祭之神禮部其定議頒降違者罪之於是中書省臣等奏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於祖先若鄉厲邑厲郡厲之祭則里社郡縣自舉之其僧道建設齋醮不許進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神地祇及白蓮社明尊教白雲宗巫覡扶鸞禱聖書符呪水諸

術並加禁止庶幾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

附郭縣罷重祭

洪武十七年禮部議天下府州縣先師孔子及社稷山川等祀如縣之附府者府既祭縣亦以是日祭誠為煩瀆自今縣之附府者府祭縣罷之詔從其議

雜祀

祭海

洪武元年正月命道士周原德往萊州諭祭海神原德

未至前數日並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空中洋洋然若有神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煙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潮嚮應竣事父老皆欣喜相賀爭至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餘年矣今聖人應運太平有兆海濵之民何幸身親見之原德還奏上悅

以殲賊立江海神廟

正德八年三月命立江海神廟於狼山歲時祭初巡撫淮揚都御史張縉言流賊於狼山乘颶風之變實江海

效靈宜立廟以昭神貺禮部議江海之神已秩祀典此
復立廟幾於煩瀆詔從縉請

祀馬祖

洪武二年遣官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之神初命築壇
於後湖祀馬祖諸神勑禮官考其禮儀至是禮官奏言
周官牧人掌六馬之屬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
冬祭馬步馬祖天駟星也孝經說云房為龍馬先牧始
養馬之人未聞馬社始乘馬者世本曰相士作乘馬馬

步謂神之災害於馬者隋用周祭以四仲之月唐宋因之今擬春秋二仲月甲戊庚日為宜於是遣官行禮為壇四壇用羊一豕一幣一其色白籩豆各四簠簋登象尊壺尊各一樂用時樂獻官齋戒公服行三獻禮祝文曰維神始於天地之初而馬生於世牧養蕃息馭而乘之閑廄得所歷代興邦戡定禍亂咸賴戎馬民人是安朕自起義以來多資於馬摧堅破敵大有功焉稽古按儀載崇明享爰申報本以昭神功謹以制幣牲齊式陳

明薦尚享

申明五祀

洪武二年禮部尚書崔亮奏周官天子五祀曰門曰戸人之所出曰中霤人之所居曰竈曰井人之所養故杜佑曰天子諸侯必立五祀所以報德也今擬依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享通祭於廟門外羣臣則四品以上祀中霤門戸三神五品以下祀井竈二神庶合禮意上命著為令

祭司馬

洪武五年禮部奏舊祭馬祖先牧馬步馬社今擬止設一壇祭司馬一神每歲止於仲春一祭從之

祭五祀

洪武六年定凡祭五祀户竈門井於四孟月時享太廟日遣内官致祭中霤於季夏土旺戊日遣内官致祭

祭五祀壇制日期

洪武八年禮部奏五祀之禮考之周漢唐宋其制不一

今擬以孟春祀司户之神設壇於皇宫門左司門主之孟夏祀司竈之神設壇於御厨光禄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之神設壇於乾清宫丹墀内官主之孟秋祀司門之神設壇於午門之左司門主之孟冬祀司井之神設壇於井前光禄寺官主之四孟月之祭則於有事太廟之日季夏之祭則於土旺之日牲用少牢制可自是五祀之禮歲率以為常

會議釐正神祀

弘治元年禮科給事中張九功言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典正則人心正今聖明御極修明祀典然而朝廷常祭之外尚有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之祭又有金玉闕眞君元君神父神母之祭諸宮觀中又有水宮星君諸天諸帝之祭非所以示法於天下也乞勑禮部稽之祀典盡爲釐正及一切左道惑人之事通爲禁止上是其言命禮部會官考詳何神立於何代何神有功於國何神澤及生民今何神應祀

與否明白具奏於是尚書周洪謨等會議謂我太祖高
皇帝稽古定制凡前代所加嶽鎮海瀆封號郡縣城隍
神號盡行革正其忠臣烈士亦止以當時封號稱之凡
異端亂正之術一切有所禁以正風俗曉人心者至矣
伏望皇上以祖宗為法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
百神此外凡有齋醮祀禱之類通行罷免不惟絶異端
之姦亦可省無益之費仍勅中外凡宫觀祠廟非有功
德於民者不合祀典俱令革去間有累朝崇建難於輒

廢者亦宜釐正名號減殺禮儀庶盡以禮事神之心

謹按世俗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葢西方有國曰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之本性為法身德業為報身并其眞身而為三其實本一人耳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自有佛法以來亂亡相繼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梁武帝捨身施佛餓死臺城由此觀之佛不足事明矣至

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宋儒朱熹有曰玉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道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之者也況老聃亦人鬼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如宋徽宗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卒之陷身北國覆亡宗社可為明戒佛老之徒妄相稱述惑世誣民莫之能廢不合祀典莫此為甚伏望自今以始凡遇萬壽千秋等節不令修建吉祥齋醮或遇喪

禮不令修建薦揚齋醮俱不先期遣官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於大興隆寺及三清三境天尊於朝天宮則祀典正矣　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葢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乃朝廷宮殿之象正統初建紫微殿於大德觀東設大帝之像每節令亦遣官祭告夫幽禜祭星古禮也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其祭告乞罷免

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凡陰陽凝聚陽氣在內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令道家妄以為玉霄一府總司五雷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日故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每歲南郊已有合祭之禮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況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今以六月二十四日為示現日於義何取設像名稱禮亦何所據哉其祭告亦乞罷免　又有所謂祖師三

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眞君者傳記云漢張道陵光武時人善以符治病至桓帝永壽元年百二十歲而沒人傳白日上昇唐天寶宋熙寧大觀間累號正一靖應眞君子孫亦有封號國朝仍襲正一嗣教眞人之封秩視二品然宋邵伯温聞見錄云漢建安二十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父衡以符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衆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黄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鎭夷中盋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爲天師者

特因天寶之稱而云爾今歲以正月十五日爲陵生辰遣官詣顯靈宫祭告夫生辰自宜使其子孫祭於家而乃遣官祭告尤非祀典亦乞罷免　所謂大小青龍神者記云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居今京師西山一日有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供奉無怠時久旱不雨二童子白於盧請限雨期即委身龍潭須臾化二青龍遂得雨後賜盧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又别設二青龍祠於龍潭之上宣德中勑建大圓通寺加二青龍以封

號令春秋祭之夫妖由人興久自衰息况今連年亢旱祈禱二龍杳無應驗則怪誕不足崇奉明矣又有所謂梓潼帝君者記云神姓張諱亞子其先越巂人因報母之仇徙居梓潼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立為廟唐玄宗僖宗宋咸平日屢封至英顯王道家謂上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帝君而天下學校亦有立祠祀之者景泰中因京師舊廟闢而新之歲以二月三日為帝君生辰遣官致祭夫梓潼神顯靈於蜀則

廟食其地於禮爲宜祠之京師何也況文昌六星爲天之六府殊與梓潼無干乃合而爲一是誠附會不經乞并與大小青龍神之祭俱勅罷免其梓潼在天下學校者俱令拆毁庶足以觧人心之惑　又道家有所謂北極佑聖眞君者蓋眞武乃北方玄武七宿後人乃以玄武爲眞聖而作龜蛇於下宋眞宗避諱改玄武爲眞武靖康初加號曰佑聖助順靈應眞君及攷圖志乃云眞武爲淨樂王太子得道術修煉武當山功成飛昇奉上

帝命往鎮北方被髮跣足建皂纛玄旗攝玄武位此則道家附會誕妄之說再考國朝御製碑謂太祖平定天下兵戈所向陰佑為多嘗建廟南京載在祀典及太宗入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功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視祀事至我憲宗嘗範金為神像屢遣內官陳喜安奉於武當山蓋亦承列聖崇奉之意以祈神休耳而喜乃援引左道鄧常恩輩熒惑聖德虐害生民奏請重修

京城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宫日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今常恩輩已服其罪而其所遺蠧國害民之事尚未止息如頻年齎送神像及多給武當道士衣布濫費香燭之類是也請止照洪武間例每年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用素羞遣太常寺官致祭其餘祭祀悉皆停免繼後神像再不齎送凡府縣應辦給衣巾并香燭諸物之勞民者俱量為裁省庶幾國用少節而於累朝崇報之禮亦未嘗廢也　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

君者道家相傳以崇恩眞君姓薩名堅西蜀人宋徽宗時甞從王侍宸林靈素輩學法有驗而隆恩眞君則玉樞火府天將王靈官也又甞從薩眞君傳符法永樂中以道士周思得能傳靈官法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爲大德觀封二眞君成化初改觀曰顯靈宮每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十年一大焚復易以新珠玉錦綺所費不訾每節候歲時皆遣官致祭夫薩眞君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

而顯而其法之所自又皆林靈素輩所附會况近年祈禱杳無應驗若以累朝創建之故難以廢毁其祭告之禮宜令罷免四時袍服更換宜令收貯勿毁此後不必再焚亦不必再製如此則妄費可少省而邪術可貶矣

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誌云福建閩縣舊有洪恩靈濟宮即祀今之金玉闕二眞人者五代時吳徐溫子曰知證封江王曰知諤封饒王嘗提兵平福州福人德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國朝御製碑謂太宗嘗

弗豫藥罔效禱神輒應因大新閩地廟宇令春秋致祭
易衣給戶灑掃又立廟祀於京師加封知證金闕眞君
知謌玉闕眞君正統成化年間累加號爲上帝每朔望
節令俱遣官祀及時薦新食四時致皮弁冠紅金雲龍
朝衣又加平天冠明黃錦綺服其黃服五年一換焚紅
服十年一換焚夫神之世系年代事蹟本非有甚異也
而兄弟並稱上帝本處既有春秋祀而京師復一年數
祀袍服在京換焚費以不貲閩之袍服又數勞人賫送

其僭號既宜革正而妄費亦宜節損請仍存閩之廟祀廢京師之諸祀革其帝號與服色止稱真君服舊服其衣服更換俱令本宮收貯不必再焚每歲亦不必再製若在閩而敝者令府縣量為修補不必齎送如此則於禮庶不謂瀆而報功之典亦未嘗不存也　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及金玉闕元君者即二徐之父母及其配也宋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其母曰仁壽仙妃配皆為仙妃我朝永樂至成化間屢加封其父為聖帝母及

二妃皆為元君每歲時節令俱遣官祀而金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僭瀆一至於此載考徐温乃五代時吳國專權弑主之人殊無功德可錄但緣二徐為子有一時禱應之功故濫恩至此伏乞削去上帝元君之號一切濫祀俱宜罷免　所謂東嶽泰山之神者為五嶽之首廟在山東泰安州山下唐宋元皆加號曰王或曰帝若祀人鬼然者我太祖正祀典止稱東嶽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官祭告每歲南郊并二八月山

川壇俱有合祭之禮葢以山川靈氣有發生之功故也
令朝陽門外有前元東嶽舊廟國朝因而不廢其後歲
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夫既專祭於
封内又合祭於郊壇則此廟之祭實為煩瀆亦乞罷免
所謂京師都城隍之神者葢建國者必設高城深池
以保其民人其制自黄帝始令天下府州縣各有城隍
廟在京師者謂之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俗以五
月十一日為神誕辰故是日及節令皆遣官祀夫城隍

之神非人鬼也安有所謂誕辰者況南郊秋祀皆有合祭之禮則誕辰并節令之祀亦宜罷免　議既上上曰卿等言是修建齋醮遣官祭告并東嶽真武城隍廟靈濟宮祭祀俱仍舊二徐真君并其父母妻宜革去帝號止仍舊封號原冠袍等物換回焚毀今後福建冠袍每六年一齋送餘如所議行之

祭三清樂章

弘治八年十二月內閣大學士徐溥等奏近司禮監傳

示聖諭遞出祭三清樂章令臣等改補進呈臣等謹按天子祀天地天者至尊無對盡天下之物不足以報其德惟誠意可以格之故禮以少為貴物以簡為誠祭不過南郊時不過孟春牲不過一牛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正此謂也漢祀五帝儒者尚非之以為天止一人豈有五帝況三清者乃道家邪妄之說謂一天之上有三大帝至以周時柱下史李耳當之是以人鬼而加於天之上理之所必無者也若夫樂

器之清濁樂音之高下制度節奏毫釐之際不容少差差則反以名禍況製為時俗詞曲以享神明褻瀆尤甚以此獲福又豈有是理哉我朝天地合祭用正月皆太祖所親定樂器樂章皆太祖所親製足以傳之萬世當此之時豈有三清之祭俗曲之音今所遞出樂章雖云出於永樂大典蓋是書之作博采兼收欲以盡天下之事初未聞以此施之朝廷見諸行事以為後世法也陛下純誠至孝嗣統守成一以太祖為法以上追二帝三

王之盛不宜以黷禮事天臣等讀儒書窮聖道道家邪妄之說未嘗究心至於鄙褻詞曲尤所不習不當以非道事陛下所連日憂惶不敢奉命者實不願陛下為此舉也近數月來凡奉中旨處分其合理者自當仰承德意不敢違越間於民情有干治體相礙亦不敢苟且應命以誤陛下未免封還執奏至再至三迹似違忤情實忠愛似此者多非但樂章一事而已疏入上嘉納之

禮部志稿卷八十四